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綠牡丹 第五十七回 張公會假允親事

卻說張得離了公會，一直來到相府。正值張天佐在書房勸子道：“你必將懷放開，莫要思慮，難道天下應試之女，就無一個似武小姐之貌者？”張三聘道：“倘有其貌，而先定其夫，奈何？”張天佐笑道：“既已受聘之女，今日至此，說我與他做親，還怕他不應允？”看官，似此等對答，即隴畝農夫父子之間，亦說不出口；而堂堂宰相應答如常，其無禮無法，乃至無忌之情已盡露矣！不表內裏言論。且說張得走進門來，張天佐看見問道：“你不在公會上號，來府做什麼？”張得上前稟道：“今於初十日午間，來一起應考之人，雖居兩處，皆係至戚，都算一起，共有三位姑娘前來應考，俱生得：面貌妖嬈樣，體態裊輕盈。單言三位姑娘之中：建康包裹之女包金花更覺出色。小的是往武皇親家常來往的，武小姐每每見過的，此女體態面貌，恍若武小姐復生。特地前來通稟，請公子親往觀驗！”張天佐大喜道：“我說萬中揀選，必不無人，今果然矣！”向兒子張三聘道：“若你不信，親去看看；如果中意，回來對我講，我即差人說親。”張三聘亦自歡喜，分付張得：“先回公會伺候，我後邊就去點名。”

張得仍回公會，告訴張興。張興道：“須得將此話通知包老兒，還怕他不願意做親，做宰相的親家翁？叫他將女兒換兩件色衣，重新叫他梳妝梳妝。古人說來：人穿衣服佛金裝，馬襯新鞍長雄壯。是或親事定妥，相爺、公子自然另眼看我二人。這新娘知是我二人玉成，內裏也抬舉抬舉我大嫂嫂並你弟媳婦，外邊我二人行得動步，內裏是他兩個也盼得開榜。紀錄加級在此一舉也！”張得聞得此言，心花都開了。遂走到鮑自安的那進房子，叩開門。

鮑老正在那裏打算男住那裏幾間，女住那裏幾間，忽聞叩門之聲，問道：“是誰？”張得答道：“是我，請包老丈至前邊說句話。”鮑自安看是上號之人，忽以“老丈”相稱，必有緣故。答道：“原來上號大叔麼。”跟至前邊，張得、張興二人連忙拿了一張椅子，叫包老丈坐下。鮑自安道：“二位大叔呼喚，有何見教？”二人道：“有句話奉告你老人家，知考場因何而設，公會何人所造？”鮑自安道：“設考場以取天下奇才，建公會以彰愛士之意，別有何說？”張得笑道：“大概自是這等話，其實皆非也。實不相瞞，我家二位相爺，祇有我家公子一人，年方十八歲，習得一身好弓馬武藝，不大肥胖，瘦弱身軀，人呼他為‘瘦才郎張三聘’。自幼聘定白馬銀槍武皇親小姐為妻，那小姐生得體態妖嬈，原意今年完娶，不料武小姐暴病身亡。我家公子是看見過的，舍不得俊俏之容，日日思想，自此得病。我家相爺無奈，啟奏皇上，設此考場取天下英女；又不惜千金興建這個公會。凡來應考，俱入公會宿住，日發堂食柴米，來時總要上號點名。叫我二人見有仿佛武小姐之體態者，即刻報相爺，與他做親。此事一妥，考時自然奪魁。適見令愛姑娘體態、面貌與小姐無二，我方纔進府報過相爺。我家公子不信，要親自來公會，以點名為由，自家親看一看。親事有成，你老人家下半世還愁什麼呢！故我二人請你老人家出來，將令愛姑娘重新梳妝梳妝，換上幾件色衣，公子來一看，必定中意！”

鮑自安聞得此言，計上心來，暗罵道：“奸賊！奸賊！我特來尋你，正無門而入。今你來尋我，此其機也。”遂答道：“我女兒生下時，算命打卦，都說他日後必嫁貴人。我還不信，據二位大叔說來，倒有八九分了。祇是我庶民人家，怎能與宰相攀親？”張得二人答道：“俗語說得好，聽我們道來：會作親來揀男女，不善作者愛銀錢。這是他來尋你，非是你去攀他。你老人家速速進去，叫姑娘收拾要緊，我家公子不一刻即到！”

鮑自安辭別二人，走進門來，將門關上。眾男女先見張得來喚，恐有別的異事，今見轉回，齊來相問，鮑自安將張得之言說了一遍。鮑金花忙問道：“爹爹怎樣回他？”鮑自安道：“我說你生來算命打卦，都說該嫁貴人。祇得應承他來，叫你收拾好，待他來看。”鮑自安說罷，鮑金花見丈夫濮天鵬在旁，不覺滿面通紅。說道：“這是什麼話！爹爹真是糊塗了。好好的堂客，都叫人家驗看起來了。”鮑自安道：“我兒，不是這樣講。我等千里而來，所為者何人？要殺奸讒，以作進見之功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我欲借此機會，好殺奸賊也。那張三聘今以點名為由，不允他，他也是要見你們的，我故應之。你們祇管梳妝見他，我祇管隨口應承。臨期之時，”向鮑金花耳邊低低說道：“如此如此。”鮑金花方改笑容，同花碧蓮、胡賽花各去打扮得齊齊整整。金花打扮得比他二人更風流三分。

不言三姑娘打扮。祇听得外邊又來叩門，鮑自安道：“想必張三聘來也，你等房內避避，待我出去答話。”遂將門開了，正是張得。張得道：“公子已在廳中坐等，叫三位姑兒速去點名！”鮑自安道：“還沒有告訴大叔，小女自幼喪母，嬌慵之性過人，在路上行了幾日，受了些風霜。我剛纔對他們講，叫他們點名，他們因鞋弓足小，難以行走，請公子進來點名吧！”張得回至公子前，稟道：“小的纔去喚他們應考女子點名，他說鞋弓足小，難以行走。請公子進內點名吧！”張三聘若是真來點名，喚不出來就要動怒；今不過借點名之由，看金花之容貌，聞他說“鞋弓足小”四個字，不但不動怒，反生憐愛之心。說道：“也罷！我進內點名。”張得引路來至天井中，就放了一張交椅，張三聘坐下，張得手拿冊簿，叫：“包金花。”鮑金花輕移蓮步，從張三聘面前走過，用眼角望了張三聘一望。正合著：我是個多愁多病身，怎當得傾國傾城貌！那張三聘一見了金花與武氏無異，早已中意；又見他眼角傳情？骨軟皮酥，神魂飄蕩。張得又呼：“化碧蓮、胡賽花。”二人也自面前走過。張得纔待呼過考的男女之名，張三聘將頭一搖。張得道：“過考人等免點。”張三聘笑嘻嘻起身走出，坐轎回府。

張天佐問道：“驗過了麼？”張三聘祇笑而不言。張天佐見兒子神情，就知中意，遂將張得喚過，分付道：“你回公會，殷勤款待這起人，我隨後差媒議親。”張得領命，回至公會，請出鮑自安來，叫他打堂食米。鮑自安道：“我等人多，恐大叔難以報賬，我自辦吧！”張得笑嘻嘻的答道：“你姑娘已中了我家公子之意了，相爺後邊就遣媒來議親了，不日就是我家相爺的親家翁了。那在乎這點堂食的食用！祇管著人來取，要多少就拿多少去用，也不必拘拘數目了！”鮑自安暗暗的笑道：“人不可一日無米糧。雖值錢有限，卻有現成，省得著人去辦。少刻著人來取。”不多時候，兩個人笑嘻嘻的走將回來。這一回有分教：一朝好事成虛話，錯把喪門當喜門。畢竟不知來者何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